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賜表節部酋長都統等知聖恩賜物並賜金銀幣帛等物

宋紀五十三

起元豐執徐九月盡昭陽大荒落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皇祐四年

遼重熙二十一年

九月戊申儂智高叛廣南鈐轄蔣

偕於賀州太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張達三班

奉職唐覲皆殲偕始受命討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城

下入城數知州仲簡曰君畱兵自守不襲賊又縱部兵

賊平民以幸賞可斬也仲簡曰安有圍練使欲斬侍從

官偕曰新諸侯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楊畋檄偕焚儲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之偕舉動輕肆卒以此敗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初除母喪乙卯召赴通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待講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謝尋命昌朝判許州將行詔講讀官餞於資善堂 丙辰降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楊畋知鄧州同體量安撫經制賊盜曹修爲荆南都監廣南東路鈐轄兼捉殺蠻賊蔣偕爲潭州都監初畋與修聞儂智高徙軍沙頭將濟江卽命偕棄英州焚儲糧乃召內殿承制丁贊岑宗閔

開門祇候開封王從政還保韶州仍移文御史臺及諫院故并責之時偕死已九日矣 馬軍副都指揮使耀州觀察使周美李駕臨奠輟朝一日贈忠武節度使諡忠毅自陝西用兵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寨二十四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故城堡甚眾在軍中所得俸祿賞賜多分其麾下其餘悉以饗勞之及卒家無餘貲 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甲經制賊盜 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觀爲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爲光祿少卿始師旦嘗知江山縣斷治出於己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

敢取及是喪過江山江山人哭祭於路數百里不絕康
州立廟祭之及田瑜安撫廣南亦爲覲立廟封州 庚
申儂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走廣西鈐轄王正
倫與賊鬪於館門驛死之間門祗候王從政三班奉職
徐守一偕職文海皆被害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
之終不屈而死 辛酉以太常博士韓絳爲右正言帝
面諭曰卿朕所選用言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事體務
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絳前使江南所寬減財力
賑救全活十數事勅爲五則以均衙役斥陂湖利奪其
錮者予貧民罷信州鹽運總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

貪暴不法收以付獄州人相賀使還稱旨故有是命
癸亥詔外官有所陳事並附遞聞朝廷毋得申御史臺
時州郡多以狀申御史臺欲其繳奏而行之 楊旼曹
修經制蠻事師久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帝猶以爲
憂或言儂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卽降樞密副使
梁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帝問宰相龐籍誰可將
者籍薦樞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翼日入對自言
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
兵羈賊首至闕下帝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
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賊盜事初欲用

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諫官李兌言唐以宦官觀軍
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 是月遼主謁懷
陵追上嗣聖皇帝天順皇帝尊諡更諡彰德皇后曰靖
安諡齊天皇后曰仁德旋謁祖陵增太祖諡曰大聖大
明神烈天皇帝更諡貞烈皇后曰淳欽恭順皇帝曰章
肅后蕭氏白和敬 冬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
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 丙子詔鄜延環
慶涇原路擇蕃落廣銳軍曾經戰鬪者各五千人仍遂
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請也青言賊僣
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

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乘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率用騎兵破賊 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陳東美棄城 戊寅遼主駐中會川 己卯降空名宣頭劄子各一百道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狄青以備賞軍功 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筠州 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殿青旣行帝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因馳使戒之 辛巳內降手詔付狄青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爲盜但

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竝釋其罪已嘗刺面令
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爲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議驗
給錢米贖之其被焚劫者權免戶下差役見役仍寬與
假使營葺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
而不固竝加完築器甲朽敝不可用者繕治之右正言
韓絳言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
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
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
沔等指揮 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宋克隆棄城
克隆承賊踐蹂之後不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

般逃民詐爲獲盜一級賞錢十千文詐給親兵帖以爲
嘗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丁亥夏
主遣使如遼乞弛邊備遼主卽遣蕭友恬往諭之戊子
遼主如顯懿二州 庚寅帝謂輔臣曰比日言政事得
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門通進銀臺司
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
輒有阻畱 甲午詔比有軍卒邀車駕進狀而衛士失
呵止者其貸之帝初幸景靈宮旣登輦因戒衛士今歲
天下舉人皆集京師如有投訴者勿呵止之及軍卒進
狀衛士亦不之禁有司欲論罪帝具以其事語輔臣而

貸之 遼以南院大王潞王札拉舊作查為南院樞密

使進封越國王遼興軍節度使蕭虛烈封鄭王戊戌遼

主射虎於南撒葛柏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攷異遼史

失書今從長編及宋史 遼增諡文獻皇帝為文獻欽義皇帝及

諡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復更諡世宗孝烈皇后為懷節

丁未增孝成皇帝諡曰孝成康靖皇帝更諡聖神宣獻

皇后為睿智 先是以知制誥長社何中立知秦州諫

官御史皆言中立非邊才己酉改知慶州中立奏曰臣

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州不報會成卒有告

大校受賊者中立曰是必挾它怨也報告者竄之或謂

貸姦以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安矣 癸丑以都官員外郎大名郭申錫爲侍御史申錫嘗知博州戍兵出巡有欲脅聚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駭二人乃定奏至帝謂執政曰申錫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也京東盜執濮州通判并淵詔移申錫知濮州至未閱月凶黨悉獲 戊午詔免江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需者今年秋稅十之三 庚申賜故參知政事蔡齊墓次所建佛祠曰寶嚴初齊母張氏請賜中書以爲無例帝特賜之因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閒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

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心亦忠朴但言多輕發耳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然也帝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名臣也 諫官韓贊言發運使舊例雖嘗入奏不聞逐次改官乞今每歲更不許赴京奏事只差一人附奏年額足數詔發運使自今押米運至京城外更不朝見 甲子遼主次中會川回鵠遣使貢名馬文豹於遼丙寅遼錄因 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僞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長史徐噩死之曙素無威令旣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宐州忠敢兵五百爲先鋒

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 丁丑以樞密直學士程戡
爲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初孟知祥據蜀李順起爲盜歲
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變帝謂龐籍曰朕擇
重臣鎮撫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前守多以嫌不
治城戡獨修築之 戊子知桂州余靖言交趾累移文
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滅
賊亦可使相離貳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政聲
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於外以
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
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

兵勿用且檄請無通交趾使人咸服書有遠略云 先
是邇英閣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
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屏閣帝曰朕不欲坐席
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因令丁度取孝經之天
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爲右圖命王洙書無逸知
制誥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爲二圖
序而襄書之甲午洙襄皆以所書來上 乙未錄顏真
卿後 戊戌遼以鄭王虛烈爲北府宰相以契丹行宮
都部署耶律義先爲特里衮舊作惕釋役徒隕年者
庚子諫官韓絳因對而言曰天下柄不下移事當簡出

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處分所慮未中於理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絳又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帝曰朕不欲畱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

五年

遼東熙二
十二年

春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受朝 乙巳

遼主如混同江 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使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兵自桂州次賓州先是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陳曙恐青獨有功棄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

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己酉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
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案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汚
靖相顧遙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
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非所任也諸將皆股
栗詔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新置轉運判官四員蓋
緣嶺表用兵均漕輓之勞非久制也候在任滿三年具
逐人勞績取旨罷不復置辛亥觀文殿學士兼翰林
侍讀學士尚書右丞丁度率是日旬休駕臨奠贈吏部
尚書諡文簡度性純質左右無姬侍常語諸子曰王旦
爲宰相十五年率之日子猶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

有請也

丙辰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燈

安愚宋史仁宗紀繫此事

於庚戌日長編作丙辰案是月壬寅朔庚戌乃月之九日丙辰則十五日也今從長編

丁巳會

靈觀火道士飲酒殿廬既醉而火發居宇神像悉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於景靈宮諫官賈黯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罪以示儆懼修省之意

狄青既戮陳曙乃縶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眾莫測賊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翼日遂進軍青將前陳孫沔將次陳余靖將後陳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入內久之又諭

河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退
忽有馳報者云三鼓已奪崑崙關矣初賊諜知青宴樂
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旣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
爲矣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也遂出師仁鋪爲陳戊
午賊悉其眾列三銳陳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衣
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卻右將開封孫節死之致是李壽云武
貴傳稱前軍孫節賈遠傳稱右將孫節而狄青傳乃稱
前鋒孫節蓋爲前軍之右將當軍鋒最前耳張玉貴將
先鋒寶錄卽稱節爲先鋒恐誤玉傳可攷也賊氣銳甚
今於此削先鋒字仍詳列先鋒左右將於後
河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
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賊

眾不知所爲大敗走儂智高復趨邕州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忠并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禽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遲明青案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使歸梟師宓等首於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眾以爲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下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眾遂以濟智高自

起至平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已而智高爲青所破果如其謠當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爲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旣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士兵數困易蚬苟待令必爲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立始定而賊至逵擁眾而下揮劒大呼斲賊陳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陳前而青指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帳下請罪青拊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壬戌以知定州韓琦

爲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判并州李昭亮判成德軍知
成德軍宋祁知定州琦至并州首罷昭亮所興不急之
役走馬承受廖浩然怙中官勢旣誣奏昭亮所爲益不
法琦奏還之帝命輟諸本省 命知制誥王洙修纂地
理書 甲子遣使撫問廣南將校賜軍士緡錢 二月
庚辰遼主如春水 癸未以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
狄青爲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
西捷書至帝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議之力也
遂欲擢青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爲不可力爭之乃罷
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給槨櫨護送還家無主者葬

祭之免賊所過州縣田賦一年死事科徭二年貢舉人
免解至禮部不預奏名者亦以名聞 乙酉以孫沔余
靖竝爲給事中仍詔靖畱屯邕州經制餘黨俟處置畢
乃還桂州狄青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取
其保聚還守巢穴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爲中
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
成禽耳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帷中晝則惟青治事附
賊者多誅殺沔請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命軍中制
長刀巨斧人謂刀斧非所用及戰賊皆翳大盾翼兩標
置陳甚堅矢石不可動竟賴刀斧雜短兵搏擊陳乃破

眾皆歎服 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
班石全彬及閤門祇候狄諮右侍禁狄詠竝進官諮詠
皆青子也賜青敦教坊第一區 丙戌詔廣西都監蕭
注等追捕儂智高 丁亥下德音減江西湖南繫囚罪
一等徒以下釋之丁壯饋運廣南軍需者減夏稅之半
仍免科徭一年 戊子詔文武官遇南郊得奏薦子孫
而年老無子孫者聽奏期親一人從知諫院李兌請也
諭廣西棄城罪貸知邕州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
沙門島谿洞都巡檢劉莊除名杖脊刺配福建牢城賓
州推官權通判王方靈山縣主簿權推官楊德言竝除

名免杖刺配湖南本城永不錄用 乙未詔大宗正司
宗室有能習詩賦文詞者以名聞後二日又詔通經者
差官試驗慮其專尚華藻不留意典籍也 贈荆湖北
路都監孫節爲忠武軍畱後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
諸司副使俸終喪 三月庚戌右龍武大將軍克棟上
擬試詩賦論十卷且請隨舉人赴殿試帝曰宗子好學
亦朝廷美事也令學士院召試三題旣中等遷左衛大
將軍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邊臣屢欲
城之朝廷以艱於饋餉不許陝西轉運使范祥狃於功
利權領州事遽請修築未得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

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殺官軍千餘人

辛酉賜進士安陸鄭獬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壬戌賜諸科及第出身 丙寅賜特奏名進士諸科與廣南特奏

名出身及試銜文學長史 遼主如黑水濼 夏四月

庚午朔陝西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范祥降爲屯田員外郎知唐州坐擅興古渭之役也議者謂責祥太輕云

命陝西轉運使須城李參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爲陝西轉運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略使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軍罷乃償參權慶州鉤致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

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

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

諸此

攷異置中洛云今偃師縣有皇祐二年重修仙鶴觀碑云郭下安中來舍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

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是青苗之名其來已久亦不始於李參也朝廷患入

中法歲費增廣參請立飛錢於過郡以平估糴權罷入

中比參之法行省權貸錢以二千萬計王申狄青還

朝置酒垂拱殿

庚辰御崇政殿令蕃落騎兵布陳如

歸仁鋪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仍以拱聖

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教閱陳法右班殿直張玉遷

內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河還自嶺南帝問

遼主獵於鶴淀 庚寅詔母得連用太宗眞宗舊名
甲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 乙巳樞密使
戶部侍郎高若訥罷爲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 帝復
欲用狄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晉太祖時
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
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
江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
幽薊汝爲使相那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
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

也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凶醜誠可褒賞然比於延釗與
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
位已極萬一它日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
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
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帝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
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何
爲無過籍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遷官者猶不
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柰
何以此解其樞密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
毆人致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且

陛下旣已赦之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儼智高擾廣南兩路青討而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論者已嫌其太厚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關次補亦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過不可罷也且臣不欲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耳青起於行伍擢爲樞密副使中外咸以爲國朝未有此比今青立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眾言也爭之累日帝乃從之曰然則更與

其諸子官如何籍曰咎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前世有之無傷也帝旣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帝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湊合事宜爲慮遠矣是時適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已上宰相有缺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於帝前爭之旣不得逞甚不憚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又密使人以帝前之語告青又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彬使於禁中自頌其功極言青與孫沔褒賞太薄帝旣日聞之不能無惜於是兩府進對帝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石全彬先給觀察使

俸更俟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歸宣徽院聲色俱厲籍籍選對曰客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帝曰只於殿門閣內議之朕坐於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奏皆如聖旨復入對帝容色乃和因詔軍國大政邊防重事俟前殿退請對後殿先一日具所陳以聞故事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制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爲例 丙午詔判河陽宣徽南院使張堯佐歸院供職 丁未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爲樞密副使沔行至南京召還以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爲工部侍郎時御史梁蒨數言

靖賞薄孫沔既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 戊申
詔曰聞諸路轉運使多措克於民以官錢爲羨餘入助
三司經費又高估夏秋諸物抑人戶輸見錢竝宜禁絕
之時三司常責諸道羨餘淮南轉運使張瓌獨上金九
錢三司怒移文詆之甚急瓌以賦數民貧爲對率不能
奪 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
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
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
不可竝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臣亦
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臣竊有

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辛酉知諫院
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
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
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至誼
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阮逸罪
廢之人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賦匱
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旣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
監議然未能裁定得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
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旣與瑗逸更造鐘
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又數勸帝用新樂於南郊而議

者多以爲非後亦不復用 癸亥御史中丞王舉正罷
爲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狄青
遷樞密使舉正力爭之旣不能得因請解言職帝稱其
有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而有是命 以翰
林學士孫抃權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
不可任風憲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
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計人爲風采捷給若膏
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淡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
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帝察其言趣令
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

甲子詔諫官御史上章論事毋或朋比以中傷善良
六月辛未還曹利用所籍樂游第宅帝閱利用死非
辜既賜諡立碑至是又以其第還之 壬申遼主駐胡
呂山 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
臣至省府館閣學官預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
器幣有差 壬午右武衛大將軍宗譚上治原十五卷
降詔獎諭宗譚允寧子也 丙戌新修集禧觀成初會
靈觀火更名曰集禧卽舊址西偏復建一殿共祀五岳
名曰奉神殿 壬辰詔諸路轉運使上供斛斗依時估
收市物毋得抑配人戶仍停攷課賞罰之制先是三司

與發運使謀聚斂奏諸路轉運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責降有餘則加升擢由是貪進者競爲誅剝民不堪命帝聞之特降是詔 甲午贈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爲太子中允知袁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 乙未詔河北荐饑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徠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 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 己酉詔曰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虛心納用而比年以來率多繆濫或人才庸下而褒引乖實或宿負醜愆而亟請湔洗或職任疏遠而推授過重攷其心迹非銜鬻崇私何以臻此自今

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置於法見任監司

以上母得論薦

準布

舊作阻今改

大王率諸部長獻馬駝

於遼

庚戌帝謂輔臣曰頃聞諸州軍常於夏秋之際

先奏時雨霑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

稅不得蠲除甚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戊午詔

太常定謚母溫美

庚申以莊宅副使開封趙滋權并

代鈐轄初滋授定州路駐泊都監常因給軍食同列言

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眾邪使眾有一言當先

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爲真將相材滋有是命從

琦所奏也

遼主如黑嶺

閏月戊辰朔詔內侍省自

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額 詔廣南
經蠻寇所踐而民逃未復者限一年復業仍免兩歲催
科及調其徭役三年從體量安撫周沆所奏也先是民
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載不還聽它人占
佃沆曰是豈可與凶年逃租役者同科乃奏延期一年
已占佃仍舊還之貧者官貸以種糧初帝詔沆廣南地
惡非賊所至處不必往沆曰遠民新羅茶毒當布宣天
子德澤遂徧行州縣 庚午烏庫舊作鳥貢於遼 辛
未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張昇宋史彥博傳不載知
青州與秦州事殆以其未
到任故知秦州張昇知青州時方城古渭州昇議不合
略之也

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朝廷昨者築城境外厭蕃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它變聞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擾在於國體實爲至便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罷以本官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賞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道士趙清貺者籍甥也給爲淵白籍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有小吏告清貺等受賂事籍卽捕送開封府清貺及堂吏皆坐贓刺配嶺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貺以

減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故罷之然謂
籍陰諷開封覆之無實也 以判大名府陳執中爲吏
部尚書平章事給事中參知政事梁適爲吏部侍郎平
章事 甲戌贈祕書監致仕胡旦爲工部侍郎仍賜其
家錢三十萬令襄州爲營葬事知州項城馬尋言旦家
貧久不克葬故卹之尋以明習法律稱其在襄州會歲
饑或羣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鞠以彊盜尋曰此迫於饑
耳其情與彊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爲例 乙亥詔諸
路知州軍武臣竝須與僚屬參議公事毋得專決仍令
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司常檢察之 丙子以集賢校

理李中師爲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帝謂曰比聞諸路
轉運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於民此
朕所不取也其戒之 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
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庚辰秦鳳路言部署劉
渙等破蕃部斬首二千餘級 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
諸科舉人終場問大義十道每道舉科首一兩句爲問
能以本經注疏對而加以文詞潤色發明之者爲上或
不指明義理而且引注疏備者次之竝爲通若引注疏
及六分者爲麤不識本義或連引它經而文意乖戾章
句斷絕者爲不通竝以四通爲合格九經止問大義不

須註疏全備其九經場數竝各減二場仍不問兼經又
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試
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卽送別頭
己丑詔古渭寨修城卒權給保捷請給仍以蕃官左班
殿直訥支蘭氈爲本地分巡檢月俸錢五千候一年能
彈厭蕃部卽與除順州刺史蘭氈世居古渭州密邇夏
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蘭氈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蘭
氈懼力不敵因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
奇功亟往城之蘭氈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係三谷
餘悉爲它族所據青唐族最彊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

馬八百匹蘭氈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
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怒舉兵叛祥
既坐責黜張昇請棄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古渭州本
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帝遣傅求制置糧草專
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勿城夏人必據其地要爲秦州患
且已得而棄之非所以彊國威案蘭氈祖父皆受漢官
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爲州以應
誓詔耳卽召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今築城實爲汝諸
族守衛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爲
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眾皆喜聽命遂罷

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一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
加蘭氈以爵秩 癸巳遼於長春州置錢帛司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遼主耶律德光自都統蕭福正南等處獲獲蕭福正等軍都統蕭福正

宋紀五十四

起昭陽大荒落八月盡開
逢敦牂十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皇祐五年

遼重熙二十二年

八月丁酉朔詔民訴災傷而監司

不受者聽州軍以狀聞 丁未以通判潭州唐介爲殿

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 戊申以知秦州文彥博爲忠

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言也

傳求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將己酉命

知青州張昇復知秦州 庚申以知復州唐介爲殿中
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內侍齎敕告賜之介貶斥不二
歲復召議者謂帝能優容言事之臣近代所希 辛酉
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彥若
所對策疏闊下有司攷不中等罷之先是制舉就祕閣
試者凡十八人有司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議者謂宰
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譖有司抑之也 壬戌
詔今後每遇南郊以太祖太宗眞宗並配 九月庚午
以東上閣門使錢晦知河中府帝戒曰陝西兵方解民
困久矣卿爲朕邊撫無縱酒作樂使人謂爲貴戚子弟

晦頓首謝

乙酉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
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鐘律之音未協古法詔中書門下
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攷定其當議者各安
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然
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
用黍累爲尺而制律容受率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
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
古五代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
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
唐聲尤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制作未能

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庚寅以國子監

直講胡瑗爲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爲戶部員外郎

竝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壬辰罷三司提舉司旬當公

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夏主遣使進降表於遼

甲午遼使南面林牙高嘉努舊作家奴今改等奉詔撫諭夏國

安異遼史西夏傳作七月諒祚進降表本紀 冬十月

丙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徐州錄事參軍路盛追一官

勒停盛馬斃怒廢人芻秣失時杖之令抱石立五晝夜

又杖之大理寺斲杖八十私罪帝以盛所爲苛暴貴畜

而賤人特貶之 判太宗正司允讓言宗室生于須五

歲然後賜名受官母得依長子例不限年從之 壬子
作鎮國神寶 丙辰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 丁
巳以殿中侍御史唐介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
入見帝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
易所守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帝曰臣繼今言
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
解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抃奏畱介或補諫署不報尋
以爲開封府判官 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
閒利害 甲子避神寶名改鎮國軍爲鎮潼軍 十一
月丁卯朝享景靈宮戊辰享太廟奉慈廟己巳合祭天

地於園丘大赦 先是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於是
詔開封府諸縣兩稅務於元額上減三分永爲定式
丁丑加恩百官戊子放天下逋負 庚寅罷荆湖南路
江南西路廣南東西路轉運判官 辛卯遼命諸職事
官以禮受代及以罪去者置籍歲申樞密院 十二月
丙申朔遼以契丹人充回鶻部副使 丁酉廣西安撫
使言捕獲僂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
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僖
號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
儂入保特磨依其大儂夏卿收殘眾約三千餘人復欲

入寇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峒
兵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張方平加
翰林侍讀學士知秦州代張昇也初昇命部署劉渙討
叛羌渙逗遛不進昇奏以郭恩代之恩旣多所斬馘渙
疾恩出已上遂誣奏恩所殺皆老稚朝廷疑焉故罷昇
而遣方平往帥亦徙渙涇原方平力辯曰渙與昇有階
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訓也昇以故得不罷尋命方
平知滑州 遼以應聖節曲赦徒以下罪 癸丑詔入
內內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勿
除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激清官吏綏撫人民豈

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畱爲本
路多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庚申以太
常博士興國吳中復爲監察御史裏行用中丞孫抃薦
也中復嘗知犍爲縣有善政抃未始識其面卽奏爲臺
屬或問之抃曰咎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郎
邪改撰李燾曰張唐英政要以爲仁宗親問然政要多誤今不取 辛酉遼賀正旦使
請觀廟樂帝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
是告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當告之
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歌詠之也使君能畱
與吾祭則可觀帝從之使者乃還 初賈昌朝建議漢

唐都雍置輔郡內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
它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
滑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王戊詔以
曹陳許鄭滑五州爲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五州
各增鈐轄一員曹州更增都監一員畱屯兵三千人以
時教閱若出戍卽於開封府近縣或鄭州徙兵足之以
王贊爲樞密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 左司諫
賈黯建言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
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焉願倣
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孰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災

卽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兌與黯合議以聞乃下諸路
度可否而以爲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
供輸或謂恐招賊盜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
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一一辨之然當時率於眾論終
不果行 是歲夏改元福聖承道

至和元年

遼重熙二十三年

春正月己巳遼主如混同江 辛

未京師大寒詔有司卹民之凍死者 壬申碎通天犀

和藥以療民病時京師大疫太醫進方內出犀牛角二

本析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畱供帝服

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建寧畱

後楊景宗卒贈武安節度使兼太尉諡莊定景宗起徒
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性暴戾使酒任氣知滑州嘗毆
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
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築第敦敦
坊景宗爲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帝以其第賜景宗居
之三十年乃終 癸酉貴妃張氏薨妃寵愛日盛出入
車御華楚頗侵后飾嘗議用紅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
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
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
不得紊政及薨帝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替者殿廬微衛

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朕嘗禱兩宮中妃刺臂
血書祝詞外皆不得聞宐有以追責之入內押班石全
彬揆帝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宦者皆以爲可
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翼日問宰相旣而判太
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
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於皇儀
殿移班慰上於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
沆爲監護使全彬及句當御藥院劉係信爲監護都監
凡過禮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及異李
全彬傳云王拱辰請治喪皇儀殿全彬以爲當問大臣
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移班慰

於殿東楹皆對沆及洙與全彬合謀爲之案張惟吉傳
治喪皇儀諸宦者皆以爲可獨惟吉言此當同宰相然
則言當同宰相者獨惟吉也全彬實與劉沆王洙等合
謀又安得有此言而全彬傳乃攘取以爲出自全彬今
不取且妃喪那得關學士院其實全彬所請也事下禮
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等附會全彬議朝廷旣
用禮官議故當時皆謂拱辰請之其實初有司請依荆
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請上裁乃增置七日
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
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追
冊貴妃張氏爲皇后賜諡溫成御史中丞孫抃三奏請
罷追冊不報初賜諡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
后皆諡曰德從廟諡也今恭德之諡其法何從且張郭

二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改因改謚溫成抃及侍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禁京城樂一月己卯殯溫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

宰臣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壬午遣官告太廟皇后廟奉慈廟 甲申宰臣梁適奉溫成皇后謚冊於皇儀殿百官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外帝宿於皇儀殿 乙酉帝成服於殿幄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是日殯溫成皇后於奉先寺轎車發引由右昇龍門出右掖門升大昇輦設遣奠先是詔樞密副使

孫沔讀哀冊孫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
今溫成追謚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帝
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
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既殯百官復詣
西上閤門進名奉慰戊子夏遣使貢方物於遼壬辰
遼主如春水詔待制以下丁父母憂已聽解官行服
今滿百日猶起復其罷之癸巳延福宮使武信畱後
入內內侍省都知王守忠罷延福宮使爲武信畱後它
日得援例故事宦官未有眞爲畱後者守忠介東宮恩
數求之帝欲從其請時高若訥爲樞密使持不可故止

及是守忠疾復求爲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不除眞
刺史況眞節度使乎帝曰朕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
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爲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
史中丞孫抃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使不除然猶得眞
爲畱後守忠謹愿細密故眷遇最厚方在疾告帝令用
浮屠法集僧於其家凡四十九日爲之齋禳旣卒贈太
尉昭德節度使謚安僖特給鹵簿以葬 遼主先獵於
雙子淀甲午復獵於盤直坡先是牌印耶君耶律陳嘉
努舊作陳家奴今改逐鹿園內輟之二百會耶律仁先薦陳嘉
努健捷比海東青鵲授御蓋郎君 二月丁酉詔禮院

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章惠皇太后溫成皇后皆立
小忌先是有請立溫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祖以
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
至變古越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忌樞密副
使孫沔極陳其不可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
以爲言皆不聽尋罷之 庚子詔治河隄民有疫死者
蠲戶稅一年無戶稅者給其家錢三千 戊申太常博
士史館檢討郅人張芻落職監潭州稅詔立溫成忌禮
官列言其不可宰相患之或謂宰相曰芻獨主茲議它
人皆不得已從之耳芻父太祝牧當任蜀官芻嘗奏乞

代其父且求知廣安軍執政謂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爲外官若舍去此職則可往芻始謂必換職名及知弗得乃言父欲自行仍願留史館無何牧至京師復上書乞免入蜀宰相旣惡芻因追罪芻奏事前後異同而黜之戊午詔乾元節度僧尼 己未以直史館張揆爲戶

部副使 樞密副使孫沔數言追冊溫成於禮不可且曰皆由佞臣贊茲過舉宰相陳執中等甚銜之沔不自安力求解職壬戌授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浙俗貴僧或縱婦女與交汚嚴察之杖配者甚眾 以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爲樞密副使 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

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三月己巳罷爲景靈宮使加右
僕射兼侍中仍詔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
緡其進奉聽如兩府例貽永性清謹寡言頗通書不爲
聲伎之樂舊制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十五年
歸第則杜門謝客人稱其謙靜慶厯間貽永位冠兩府
楊懷敏自河朔入奏塘泊事欲升黜者數十人兩府聚
議宰相賈昌朝見懷敏爲興呼押班太傅懷敏稱說云
云獨貽永怒曰押班如此騰倒人太多寧謂穩便懷敏
縮頸而退昌朝大慚龐籍吳育時爲樞密副使相謂曰
常得此老發怒大是佳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鄭州王德用爲樞密使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

臣自今三歲一代 置提點京畿刑獄官以度支員外

郎蔡挺爲之 乙亥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會庚辰德

音改元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癸未易服遵正

殿減常膳 丁亥遼主幸皇太弟重元帳 夏四月甲

午朔日有會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雷雨至申時見

所會九分之餘丙申宰相以日食不及算分率百官表

賀或異契丹國志云日食正陽米著作佐郎劉義安曰遼主其死乎次年果驗案遼史不載是年日食國志

所載蓋附會 詔三司鑄至和元寶錢或異宋史紀志

之詞今不取 俱失載今從長

辛丑御正殿復常膳 祥源觀火 先是知制誥

胡宿言臣竊以國家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屬禮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園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國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卽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辨崇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卻依舊禮未逾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臣愚欲望今後南郊且依景祐二年禮官所定

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

謝天地以順火性不報

按是李燕曰案胡宗愈作病行狀云病因旱災奏章未幾祥源

觀火乃下宿章禮官以郊廟事重未敢議宿復上章始從之然實錄都不見此其後嘉祐六年正月罷三聖並侑蓋用楊敞議也今姑附宿章於祥源火之後 癸卯高麗遣使貢於遼癸丑

遼主獵於合只忽里 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駝於遼遼

主命歲貢之 乙亥以馬軍副都指揮使昭信畱後張

茂實爲寧遠節度使知潞州茂實之母微旣生茂實入

宮乳悼獻太子茂實方襁褓眞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

此兒貌厚汝養視之景宗遂以爲子於是開封民繁用

扣茂實馬首言茂實乃眞宗子茂實執以聞事下開封

府川蓋病狂易事既明言者以嫌請罷茂實兵柄帝察其無它故擢節度使出守用坐配竇州牢城 己丑客星出天關之東南可數寸 庚寅遼主如永安山壬辰夏遣使貢於遼 六月乙未詔益州路鈐轄司應蠻人出入處皆預擇人爲備禦時黎州言儂智高自廣源州遁入雲南故也 丙申遼主如慶州己亥謁慶陵 辛亥吐蕃遣使貢於遼 癸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帝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厝室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爲宰相遂致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

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於人主而治亂要在輔臣
帝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公議顧知人亦未易耳
遵樂平人也 甲寅出內藏庫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
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秋七月丁卯以端明殿學士給
事中知益州程戡參知政事 禮院言奉詔參定卽溫
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時享祀之制檢詳國朝孝惠皇
后太祖嫡配止卽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
饌無薦享之禮今溫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
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溫成皇后園從之 戊辰
禮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中侍

御史馬遵等彈適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適表乞與遵等辨遵等卽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嘗以贓廢乃授左曹郎中又畱家民郭秉在家賣買奏與恩澤張揆還自益州賂適得三司副使故王逵於文德殿廷厲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中丞孫抃亦言適爲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督子弟言事官數論奏非罷適無以慰清議帝不得已乃罷之 己巳夏遣使求昏於遼

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呂景初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通判虔州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

焉及馬遵等彈適左右或言御史摺拾宰相自今誰敢
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始遵等言鹽鐵
判官李虞卿嘗推案茶賈李士宗負貼納錢十四萬緡
法當倍輸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販宗孟
與適連親適遽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下開封府鞠其
事宗孟實未嘗與士宗共商販且非適親遵等皆坐是
黜而中復又落裏行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繳還
詞頭改付它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孰狀降敕虞卿冒
齡子也

攷異李燾曰梁適因中官得相此據碧雲暇它
書並無之然適嘗使石全彬訴狄青等賞薄而
青遂為樞密使則適固交結中

官者也碧雲暇所載或亦過當

御史中丞孫抃言臣

等昨論列宰相梁適事今日風聞呂景初以下竝議譴
責臣詳觀朝旨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
曲直潰然倒置況威賞二字帝王之權古先聖人尤所
謹重今梁適內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高下皆在其手
嗟怨之聲沸騰中外陛下庇而不問臣恐緣此之後朝
廷事事盡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縮舌畏不敢言陛下
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居風憲之長旣不能警策權
臣致令放縱私徇又不能防閑姦人致令惑誤聖聽臣
之罪多矣乞奪臣官爵竄臣遠方以謝天下又言臣前
與郭申錫等全臺上殿論列朝廷事陛下亦優容不罪

今止言梁適遽有此行遣顯是犯天子之顏者其過輕
言宰相之事者其過重方今幅員數萬里生齒至夥治
亂安危之要係執政數人而已既有過咎臺官不得言
諫署不得奏朝廷其如何哉伏望念祖宗大業而謹重
之無使威賞二柄盡假於下又累奏乞召還遵等皆不
報翰林學士胡宿因召對乞畱馬遵等還又上言剛猛
御史自古難得近日謫見未息姦宄須防古人有言猛
虎在溪山藜藿爲之不采欲乞降旨畱三御史在朝以
警姦邪亦不報以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呂公
弼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帝每念呂夷簡聞公弼

有才書其名於殿柱公弼奏事帝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召程戡入輔因使公弼代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知羣牧使甲戌以知滑州張方平爲戶部郎中知益州 遼主如秋山己卯詔八房族皆加巾幘 戊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入見帝惻然憐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乃僞爲修奏乞汰內侍挾恩令爲姦利者宦官忿怨陰求所以中修者會選人張侁胡宗堯例改京官宗堯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

宗堯連坐及引對修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
當遷護者因是言宗堯翰林學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奪
人主權修坐是出修在銓曹未浹旬也 八月癸巳以
判吏部南曹吳充同知太常禮院同判吏部南曹馮京
同判登聞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堯故易任充上疏爲歐
陽修辨不報 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令入內供奉官
張茂則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糧鈔先是上封者言河
北入中軍糧京師給還緡錢絀絹商人以筭清久未能
得其鈔每百千止鬻六十千今若出內藏庫錢二百萬
緡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帝以爲然故委

茂則幹其事既而知諫院范鎮言內藏庫權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權貨務固欲滯商人算鈔而令內藏庫乘錢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爲甚帝是鎮言遷罷之 甲午以知制誥賈黯權判吏部流內銓時承平日久百官樂於因循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應格當遷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以爲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

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
及第積十年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黠以爲此律所
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丁酉詔前代帝王後嘗
仕本朝官八品以下其祖父母妻子犯流以下罪聽贖
未仕而嘗受朝廷賜者所犯非凶惡亦聽贖 丙午工
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沆依前官平章事 以知鄭州梁
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
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古渭寨爲蕃部所擾及益兵拒守
而它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酋長默羅多尼等撫定
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爲寇

夏具李應曰第雲
報言適除觀文殿

大學士出內降案舊相爲觀文殿大學士非
異恩也疑碧雲駮所載或誤通遇甚今不取 丁未徙

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馬遵爲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知衢州通判虔州主客員外郎吳
中復知池州 初歐陽修罷判流內銓吳充馮京罷判
南曹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稟此有
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爲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疑畏誰敢
復論是非請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復修等職任言之至
再帝意乃解而宰臣劉沆亦請畱修戊申命修刊修曆
書 詔學士院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以次遞
宿前一夕命劉沆爲宰相召當宿學士楊偉章麻不至

乃更自外召趙槩草之故有是詔 戊午知制誥賈黯
言陛下日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其咨訪之際動
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閣
中事有可書隨卽紀錄從之賜坐於御坐西南 詔自
今將相遷拜見辭之禮令問門以故事舉行從知制誥
韓絳言也 九月辛酉朔以權三司使翰林學士楊察
爲戶部侍郎提舉集禧觀事內侍楊永德建請於蔡卞
河置水遞鋪察條不便罷之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緣
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卽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鞠之察由
是乞罷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言外議皆謂察近因點

檢內衣庫積尺羅帛及建水遞鋪非便內藏庫不當買
交鈔香場人吏取乞錢物皇城司占護親從官不以付
外勘鞠此等事皆是害政傷理之大者三司義當論列
而讒邪小人多方沮毀使其請解使權朝廷因遂其請
臣竊爲陛下惜之夫邪正之辨不可不審陛下以察之
所陳是邪非邪以爲是則宜使察主大計以塞姦倖之
路以爲非則不當改官使自暇逸累日以來日色不光
天氣沈陰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應而忠良之情
不得上通也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中書樞密大臣
詳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復察所任庶幾上應天變

下塞人言殿中侍御史西安趙抃亦言察若有罪不當
更轉官資若本無罪不當改任乞追還新命不報抃爲
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號鐵面御史先是鹽鐵判官王
鼎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承德請沿汴置鋪
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承德橫滑執政
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承德就鼎議鼎發八
難承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用臣不宐過聽小人
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承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爲
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
無所市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吏度清路遠近

定先後爲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爲輕重官舟禁私
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爲姦有能居販自贖者市
人持以法不宥償所逋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
自給不爲姦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 以殿中丞王安

石爲羣牧判官安石力辭召試有詔與在京差遣及除
羣牧判官安石猶力辭歐陽修諭之乃就職館閣校勘
沈康詣宰相陳執中求爲羣牧判官執中曰安石辭讓
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且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賢才
當以德讓爲先而爭奪如此公視安石顏何厚也康慚
沮而還 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呂溱工部郎中知制

詔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竝爲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竝爲學士於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復同除學士洙蓋第七員也溫成皇后之喪洙與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對沆在中書喜其助己故員外擢洙議者非之 甲子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吳奎劉敞竝知制誥仍以敞爲右正言陳執中言奎敞修注未一月不應驟遷帝不聽曰此豈計等日月邪謝日帝面諭以外閒事不復有問當一一諾朕也 丙寅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簪豆盥盥之制及是圖成上之

樞密副使王堯臣務裁伸僥倖於是有鑲匿名書布京城以搖軍情者帝不信丁卯詔開封府揭榜募告者賞錢二千緡己巳邇英閣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閔其窮也今眾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致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先是遼主欲見帝容像以耶律防善畫因其來使竊畫帝容以歸然以爲未得其真上年遼主諭其大臣曰朕與宋皇帝約爲兄弟歡故欲見其畫像可告來使至是遼

使蕭德吳湛以爲請又乞進本國酒饌不許

及異遼史耶律裏履

傳云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是竊寫宋帝之容者乃裏履也傳又云清寧間復使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僞者駭其神妙是竊寫非一次矣長編引趙抃孫抃議慮今不取

丁

丑詔開封府自今凡決大辟囚竝覆奏之初開封府言得樞密院劄子軍人犯大辟無可疑者更不以聞其百姓則未有明文帝重人命至是軍人亦令覆奏 辛巳

以三司使王拱辰爲回謝使德州刺史李珣副之使於遼 癸未禮院言溫成皇后葬所請稱園陵從之乙酉

溫成皇后啟殯帝不御前後殿百官進名奉慰御史中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旣爲宰相不當領溫成皇后監

護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

因爭不能得扑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

發墨長編云臺官諫宰相

護喪寶錄止載孫朴及侍御史范鎮案趙朴時爲殿中侍御史亦同論列寶錄偶遺之今但云率其屬則臺官俱在矣庚寅遼主山獵遇三虎縱犬獲之冬十月辛

卯朔太白晝見壬辰詔士庶之家嘗更傭雇之人自

今毋得與主人同居親爲昏違者離之丁酉葬溫成

皇后帝御西樓望柩以送自製輓歌詞宰相率百官進

名奉慰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溫成皇后葬禮前謂之

溫成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

使如聞此議皆出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今日是則前

日非必有一非於是矣古者法吏舞法而今世禮官舞禮若不加詰問恐朝廷典章浸壞而不可救乞下臣章劾禮官前後異狀以正中外之惑不報鎮又請葬溫成皇后罷焚瘞錦繡珠玉以舒國用從之遼主如中京戊戌幸新建祕書省先是都官員外郎燕度議川峽選人遭父母喪須代者至然後聽去官知制誥同判流內銓劉敞言此非所以全人子之孝也辛丑詔自今並聽奔喪敞嘗建議曰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不論高低遭父母喪者例皆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

取於今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
自謂身在軍旅躬備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耳本
非承平侍從之臣所當行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
習俗既久寢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卽人心爲悲其不
肖者則以常喪墨縗爲榮以之錫類是爲傷恩以之教
民是爲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原自
此始不可不慮竊謂惟在軍中者可從權變禮其舊制
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
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
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卽日絕其俸

祿亦爲太薄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乎臣往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勾餉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爲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又言陛下幸加恩令諸近臣得爲親服三年又不奪其俸至仁至惠不可尚矣然常參京朝官班行使臣猶不用此令臣以爲名位不同尊親一也苟取周急不宐分別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陛下留意遼有事於太廟 癸丑遼以開泰寺鑄鉅佛像曲赦在

京囚 丙辰以太常少卿穰人周湛爲淮南江浙荆潤
制置發運使湛入辭帝諭曰朝廷遴選此職不可陰致
苞苴於京師湛皇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
謀進身也 戊午幸城北礮場觀發礮宴從臣賜衛士
絹錢 是月夏進誓表於遼 攷異遼史興宗紀繫於丙
子日攷是月辛卯朔不得
有丙子今
闕其日

續資治通鑑

第五十四